



# 高桥荸荠旧知名 而今种植多蔗芋



【路边村】位于新河镇境西北部。清康熙年间就有此地名。以村落建于古官路旁得名。村委会驻徐塘东端。东南距镇政府驻地渡南头约4.8千米。东邻渡首西村，南接甸支村，西、北界泽国镇下郑村。辖区总面积1.27平方千米。辖埠头岸、徐塘、袁家、三透里、老屋大5个自然村，18个村民小组，702户，2216人。1949年属新西乡；1950年划属渡首乡第6村；1956年并属高桥乡联合社；1958年编属渡首营；1959年并属高桥管理区；1961年称路边大队，属高桥公社；1983年改称路边村，属高桥乡；1992年并属新河镇。地处水乡平原，有耕地1447亩，其中水田1397亩，主种水稻、甘蔗。村民以农业为主，兼事工、贸。村内设有卫生室、文化礼堂。

摘自《温岭市地名志》（资料截至2016年底，渡首西村现为渡首村）

记者 黄晓慧

去年10月2日，记者曾去新河镇路边村徐塘自然村观摩过迁塘徐氏圆谱祭祖仪式。近日，因百村行采访，记者再次来到该村。

此前，记者曾在温岭图书馆看过《路边陈氏宗谱》，这回到路边村，先到文化礼堂看了村情简介，知道全村有81个姓（这应是据人口普查资料），陈、徐、王、李、林是村里五大姓氏。

然后，记者来到了袁家自然村。据《温岭市地名志》介绍，该自然村以袁姓世居得名。东北距村委会驻地约0.6千米。系块状村落，147户，465人。多袁、陈姓。记者碰到了两位陈姓村民，原以为是路边陈氏宗族的，但他们说不是的，他们是泽国陈氏宗族的。路边大队过去有18个生产队（即现村民小组），泽国陈氏的陈姓人家主要在10、11、12、13这四个小队，袁家自然村袁家人现倒只有几份。

## 高桥荸荠主产区

在村里，记者看到一幅甘蔗（温岭方言称之为糖梗）的墙绘，便猜想村里应当种甘蔗较多，《温岭市地名志》上也称这里主种水稻、甘蔗。问后得知，甘蔗前几年种得多，现在还有包田种芋头（红芋）的。以前呢？种荸荠！记者猛然想起，以前在查看温岭老新闻时，曾在报纸数据库中，看到张强富先生（后曾任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）写的一篇呼吁解决高桥荸荠难卖问题的稿子（应该是发在《浙江日报》上），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初。

荸荠是农历十一月起开始收获的，现在这时候，都还有荸荠在田里，三透里（自然村）有几户还在种荸荠。他们向记者介绍起路边村过去种荸荠的盛况来。路边就是名特产高桥荸荠主产区之一，因为路边村过去属于高桥公社、高桥乡，所以路边村、甸支村、原夹里村等村出产的荸荠就称为高桥荸荠，还被写进1992年版《温岭县志》：其中传统名特蔬菜，块根生姜，太湖芍药、芋头，长屿罗西菜头，高桥荸荠等。

他们回忆起种荸荠的往事来，据说，过去生产队时，集体种荸荠，分田单干后，也还有人种。有一段时间，剥皮削肉卖给黄岩罐头厂做罐头，要将荸荠清洗后再剥皮，然后浸在装着清水的木桶或塑料桶里，集中装车运往黄岩。在三透里自然村的上洋里聚落，一陈姓村民说，1976年是荸荠种得最多的时候。

在上洋里，记者还邂逅了74岁的陈冬青，他正和妻子为甘蔗苗盖薄膜，他种的是青皮甘蔗。据介绍，他现在只种了亩把多的甘蔗，去年种了十几亩，以前则种得更多，有二十几亩（包括种水稻的）。上世纪90年代左右，在荸荠种植渐渐消停后，路边村人种起了甘蔗。近些年，路边的蔗农还将甘蔗送往黄岩头陀加工成红糖。头陀那边红糖加工，按产出的红糖算，加工费4.5元一斤，成本还要加上车费，而加工出来的红糖售价可达十三四元一斤。听他说，近年来，附近的泽国镇长桥村也有了季节性的红糖加工点。

当记者问起种荸荠的往事来，陈冬青的妻子回忆说，卖荸荠给黄岩罐头厂那一年，他们属马的儿子才8岁，记者推算了一下，是在1985年。

荸荠皮剥了后，要放水里，不放就要黄了。一般起码到半夜，有时候整夜都在做。剥荸荠，血都剥出来。



路边村和合亭

## 种植荸荠多艰辛

当日下午，记者在三透里的路边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（即原路边小学）边上，看到村民王梅春和妻子正在收获荸荠，收来的荸荠带泥放在田边路面上。

王梅春今年72岁了，他回忆说，大集体时候路边村就种荸荠了，他本人则从廿几岁时开始种荸荠。

记者家里以前也种过不少的荸荠，而荸荠怎么种，倒不清楚，于是向王梅春请教。他告诉记者，种荸荠要在夏至时浸种，大暑时移植，到农历十一月开始收获。

夏至开始浸种，荸荠要浸在水里三夜，然后把水沥（方言音泽，流干之意）掉，洗清爽后，再解两夜，就是把荸荠倒进竹箩里，常用清水淋淋，然后再栽种到田里。这平整的田是跟做秧田一样做起来的，把荸荠密密地种下去，等芽抽出来15到20厘米长，到了大暑时节时，就可以移植到大田中了。移植到大田中时，大概是按一米正方的要求下种，就是两株之间隔一米左右，因为荸荠是会生发的。

记者问，种荸荠管理上有什么要求？王梅春说，其实管理不用太费力的，他现在种荸荠，一般就施两次肥。第一次是在还没种下时，按100斤每亩的标准，用碳铵打底肥，以后也是按100斤一亩的标准，再施一次复合肥就可以了。至于农药则是不打的，因此，在肥药这方面成本是低的。但到了收获季节，就要费许多人工，因为荸荠完全是人工的，要用小锹小心地挖，荸荠受伤了就很容易烂。

记者看到挖出来的荸荠浑身是泥，这与街上看到的商品荸荠不一样，就问需不需要清洗一下？王梅春说，不能洗的，洗后容易烂。荸荠翻来覆去，要晒一下，上面沾的泥晒后自然会脱落一些。

荸荠按大小分，有大子、中子、小子，现在一般大子可售7元左右一斤，小子3到5元一斤。早日，中子卖罐头厂，小子留种。据说，留种的荸荠装在化肥袋里，再放进谷桶里，不要见风，避免干了。到了浸种时拿出来，免不了有几个是烂了的，拣掉就是。

王梅春现在种荸荠，一亩田能收5000到6000斤。不过，他感慨道，种荸荠、收荸荠很艰辛，种格物事，赚头不多，功夫大显。

而关于卖荸荠给黄岩罐头厂、村里人剥荸荠的事，王梅春回忆，因为荸荠收获是在冬季，所以那时候剥荸荠时，人们将尼龙纸做的布帐挂起来，坐在里面，他记忆中，当时还是点煤油灯的。

荸荠是记者喜欢吃的一种水果，紫红的荸荠皮，顶端还有三根葱，煞是可爱。记者曾看过乐清女画家单眉月画的国画荸荠，寥寥几笔，就将几颗荸荠画得生动极了。

荸荠可以生吃，生吃爽脆甘甜，记得过去，送洞房时摆十三花，就有一盘荸荠。在民间的酒宴当中，荸荠也常是餐后的水果。而荸荠烧熟吃，也是别有风味，可以做烧菜时的素味配料，如鳗鲞炒荸荠肉，正月半的糊糟羹（甜）也可加入荸荠肉，炸荸荠圆则是一种美味的小吃。

路边村的几位农民都说，高桥荸荠的种就是大

帮父母一起削荸荠，竟也练就了一手“小李飞刀”的本领。

当年罐头厂对用作罐头的荸荠肉，要求十分严格，尺寸大小一致，削工圆润光滑，肉质白净，不允许有丝毫的花芯（黑点）和黄衣。因此用来削肉的荸荠均挑选中等个头的，洗净后的荸荠，切割时家人分工合作，一人负责切去葱头和蒂头两端，仔细查看有无黑点，若有黑点，则再切深些。另外人员专门削皮，削皮讲究，三刀完成，第一刀转一圈，翻过来再一刀转一圈，最后一刀对中间部分削一圈，这样削出形状与带皮的形状基本一致。削好的白肉要放在水里，防止氧化变黄，第二天一早，将头刀削的荸荠肉，送到罐头厂派驻的收购站交售。

## 路边陈氏与迁塘徐氏

陈氏是路边的大姓，其中2001年《路边陈氏宗谱》记载，路边陈氏的始祖为宋代的陈楷安：宋仁宗嘉祐七年，楷安公从温岭大殿迁入新河西门外路边是也。宗祖克（刻）苦创业，勤俭持家，有大房子前岸等地，二房九分房，二房无子，继承泽国曹家一个外甥继舅，弟也来，故有曹继陈之称，彼此亲如手脚（足），血脉相依，其一外甥生五子，另一生四子，合起九子成龙，繁昌后裔，分居后新屋、老屋大、三推（透）里、河头洋、北咸田等地，还有小三房发展最繁盛，甸支、上洋里、夹里、西岸陈、横峰、宁波、玉环等地。（据《路边陈氏宗族重修宗谱序》）而泽国曹氏宗谱（卷十三下的记载，则是泽国陈氏第十二世弥昌、（弥）高二公少失怙恃，养于路边姑母家，后遂迁路边，从陈姓。）

路边陈氏的宗祠不在路边村，而是在邻村甸支的路边村，就在村道边。

而路边村迁塘徐氏，据《迁塘徐氏宗谱》《重修宗谱序》介绍，迁塘徐氏系出天台徐氏八族，八族始祖徐賡公为唐朝金紫光禄大夫，自衢州龙游迁居唐兴县（后来的天台县）祥鸾乡伍佰岙，其下十四世裔孙徐挺桂公，字即丹，赠朝散大夫、秘书少监，由峤山迁居今温岭温峤上瑛，为迁塘徐姓一派之祖。徐挺桂儿子即南宋著名诗人徐似道。第九世敬霞公迁于迁塘（即今路边村徐塘），其后生齿日繁，散居温岭、玉环各地，分为徐塘派、埠头岸派、花桥派三派。埠头岸也是路边村的一个自然村。

路边村有一座保界庙，清洋庙在上洋里，主祀宣惠侯王，寿日是正月十三。据庙里介绍，宣惠侯王是在新河长屿小屿山斩巨蛇殒身的术士清洋药师。据村民介绍，还有水沧岸的王氏（属于渡首王氏），保界庙则在东合村的紫湖庙。路边村村民赶集（集市）习惯去新河（二七、五十市日）和联树桥街（一六市日），村民们不做十月半，七月半习惯于吃糕。



王梅春夫妇收获荸荠。



陈冬青夫妇在覆盖蔗田地膜。

乡愁  
[社科百村行]

主办：温岭市侨联 温岭市社科联

文明旅游

讲文明话 办文明事 做文明人

温岭市融媒体中心宣